

2012年台灣大選簡評

許 昌*

2012年1月14日，台灣“總統”和“立法委員”選舉同日舉行，這是今年中國國內和國際社會一連串政府換屆選舉的開端之舉，也是影響台海兩岸局勢乃至國家統一大業進程的關鍵節點。筆者有幸作為澳門中華民族團結促進會赴台觀選團的成員，於1月12-15日奔走於台北和新北兩市，觀摩參與到藍、綠、菊三方的選舉活動中，拜訪請教了一些政治人物和學界先進，集中接觸和思考與台灣大選相關的各類政治議題。

一、首次赴台印象深刻

此番赴台，是筆者平生第一次踏足寶島。人常說，百聞不如一見，第一印象最為刻骨銘心，筆者的感受恰正如此。

第一，台北市中華文化背景深厚，令人感覺非常熟悉親切。

台北具有很濃郁的中國文化色彩。台北老城區內幾乎所有底層都是鋪面房子，每個街區都有相對集中的街市和夜市，路旁的店鋪往往鋪面不大，大多在20-50平米之間，但氣氛溫馨、服務周到，鄰里關係緊密，服務業普及且發達程度顯而易見，生活很是方便。走不遠就見到位於街角的7-11便利店和自助洗衣店，前者可以買到日常用品、複印資料，甚至有設置桌椅可以吃便當；後者只要投入硬幣，就可以啟動洗衣機洗滌和烘乾衣服。內地和港澳似少見類似方便周到的社會化服務。

百姓禮貌周到，問路時所遇到的總是熱心指點，甚至有人專程折返帶路，非常熱情。街區內時常見到的警務派出所是最接近百姓的公務機關，看來發揮作用不少，連選務外圍秩序維持也主要是警察的責任。

但顯然權力相對有限，因而警察多相當怕事，遇到麻煩只要無大越界，較少主動干預，人情味道比較濃厚。筆者親眼所見，馬英九在街市拜票時，設立的臨時派出所竟是一個窩棚。馬前腳離開，後腳就有一些舞刀做肌肉按摩者，佔據街市檔口，有人投訴，人高馬大的警察竟然不敢管。

久已仰慕的台北各類書店，倒沒有引起筆者過度的驚喜。筆者先後去了重慶北路的三民書店、幾處誠品書店等，發現所售的各類圖書出版物並沒有想像中多，至少筆者所關注的法律專業類、政治歷史類的書並沒有許多新版搶眼球者，倒是有不少大陸作者的專業著作堂而皇之在台北書店有售，顯示出文化交流的穿透力。書店中似乎未見到很多各類應考書佔據位置，當然更少見政治議題的文宣類內容了，這使得那裏減少許多市儈的俗敝。和北京一些書店一樣，書香薰陶中自然讀書氣氛濃郁，每至誠品書店都見到至少有上百人在梯間、地板上坐臥看書，即便是在凌晨一點多的深夜亦是如此，讓人很為感動。

第二，社會氣氛平和樸實，一反原有浮誇躁動的印象，未見炫富、奢華表現。

從街頭看百姓衣食住行，甚少人西裝革履或名牌時裝打扮，仔細端詳普遍是夾克衫甚至運動裝束，參與競選的人士和所接觸的官學人員莫不如此。

從建築的情況看，當局的“總統府”、“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等重要機構，都是清一色的舊式建築，甚少高台階、大屋頂的設計，與其重要地位相比可以用非常古樸、簡陋來形容。台北和新北兩市的中心，高樓大廈總體數目相信不及內地的東部地區的任何城市。

從交通的情況看，街頭並無高檔轎車充斥的現象，來回穿梭的多是日本、韓國和當地產的轎車和各類車輛，甚至還有內地產的旅行車。即便是“總統

*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教授級研究員

府”內停放的黑色轎車，也並不見特別豪華，更基本上未見名牌跑車、奢侈房車在路面上跑。老百姓主要搭乘公交、捷運(地鐵)和高鐵，騎電單車、自行車也相當普遍。

從商業的情況看，我去了交通樞紐下的商業中心、誠品商廈和號稱台北最大超市的家樂福店，所見商品並不如想像中豐富，種類也不是很多，面積比北京的大商場遜色許多，估計是島內物產相對沒有內地多的緣故。高檔奢侈品商店有，但顯然比北京、上海、深圳的數量少、面積小，光顧的人也不多，跟香港、澳門的大型購物商場相比更是有天壤之別。西門町商業區也多是小門臉的一店一鋪式經營，規模都不很大；原來想像“新東陽”系列的美食會有很多，去了才發現竟只是間帶有快餐服務的連鎖便利店；小說、散文中讀到的士林夜市美食，帶來多少嚮往和憧憬，真正嘗試過卻發現亦不過爾爾，似乎比粵港澳流行的早茶內容單調得多、食材也多是肉和海產，只是廚藝稍有特點。

由於選舉場所多設於週末停課的學校內，因而到了幾家學校參觀。校園整潔方正，操場上還設有傳統的指揮台統率學生操練，隱秘處還保留有孫中山和蔣介石的石頭雕像，顯然是“去中國化”狂潮並未完全滌蕩掉所有國民教育的遺跡傳統。教室所裝修簡單，有關修身、社會責任的警語提示隨處可見。參訪的各公共機關和政黨活動場所陳設都不奢華，整潔明快中透着秩序。民進黨總部在一座商業大廈的 8、9、10 樓三個樓層，樓下的“民主進步黨中央委員會”匾牌原來曾經懸掛，筆者前往時竟未曾見到。樓上 9 層外標有新境界文教基金會，據說是為了更方便與各界不同背景的人士接觸。內裏的辦公條件一如公私機構的普通寫字樓，開放的玻璃幕牆和輕型隔斷分割成一間間辦公室，很難想像這些年那麼多讓人眼花繚亂的政治爭議竟由此產生。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在台北八德路的自有黨產總部，雖是座獨立的大樓，但樓內外並無太大排場，禮堂也僅有簡單裝飾。首層大廳內設展的黨史陳列和辛亥百年展覽，展出有毛澤東 1926 年支領國民黨中央薪水的親筆簽名、1945 年周恩來等抗議國民黨製造校場口慘案的正式呈文等珍貴資料。整個大樓並無太多保安警衛，所以當一眾看客目睹香港公民陣線的黃毓民與民主黨有關人等在該樓門廳內發生衝突而相互拉扯時，筆者甚至沒有見到相關保安管理人員強力阻擋。隔壁邊相國民黨婦女會正組織支援競選的活動，不少參與者都在樓下食堂自助午餐，靠牆的桌子上僅

擺有幾樣面線、米飯和簡單的湯、菜而已，完全不見任何美味佳餚，快餐顯然是僅能治餓而已，顯然和吃飯賄選沾不上邊。

第三，競選和接待工作務實有序，專注於做事而非排場。

總統和立法院大選，毋庸諱言是一時間島內首屈一指的大事。未入島前，因早已被東森、TVBS、中天、三立、民視等電視新聞灌輸到競選的熱烈氛圍，以為一定是全社會整體動員投身選戰。實際深入一看，除了少數大型造勢活動群情激昂，街頭時不時走過的競選人拜票車帶來大量噪音外，整個台北市秩序井然、平靜得很。這種氣氛在 1 月 13 日晚 22 點競選活動結束後，更是突出，剛剛結束國民黨競選造勢大會的凱達格蘭大道上，官方公佈有八萬民眾聚集數小時所遺留的器具和垃圾迅速被清理走，一切在短時間內歸於寂靜，靜謐中所帶來的緊張不是出於恐懼治安不靖，而是在於對選舉勝負結果的擔心。

深入到各黨造勢活動和競選活動中去觀察，所見義工和積極參與者大多是 50 歲以上一把年紀的人，30 歲以下者不足 20%。就此現象詢問知情者，被告知年輕人關心政治的熱情相對確實較低。國民黨競選發言人表示，民進黨標榜重視首投族，做了大量有針對性的文宣工作，為此國民黨也不甘人後做了不少功夫。但倘若選舉日天氣不好，很可能會較少年輕人去投票；而此番選舉日安排在週六，許多年輕人週五晚上外出活動，折騰到大半夜次日會一睡到中午，很大可能又會放棄投票的機會。不少人對於兩代人的嚴重代溝表示擔憂，但也有不少參加投票的首投族，完全聽命於父母的選擇，相對內地孩子們的反叛性，台灣年輕人似乎盡孝道的意識更重。

參觀各競選總部所見，無論是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台聯黨，還是個別立法院議席的競爭者，所設立的競選處所大多是臨時租用，往往位於街頭當眼處。接待的房間裏堆滿各種宣傳物資，擺上桌椅、糖果和利是封等小禮品接待市民。所坐的是簡陋的塑膠折凳，所用的是破舊的麥克風等。筆者有幸平生第一次獲安排吃了一頓選舉餐，是在新北市汐止車站附近一處居民區內，選舉餐是競選人為準備參加其花車遊行的支持民眾提供的，三個大盆內分別盛着糯米飯、炒麵線和燉肥豬肉，一個大桶是加了胡椒的貢丸湯，味道倒是還不錯，就是看相不怎麼樣，站在馬路邊的屋簷下了進食，實在不很斯文。

政府設置的公眾投票站設施也並非講究，學校教室裏將桌椅搬開，挑起布簾形成獨立劃票處和投票處

就可以了，算是很將就，沒有刻意營造任何虛假的氣氛。但這中間的管理水平相當高，單就老百姓而言，14日當日入場後，要憑身份證和個人印章領取三張選票，並將身份證和個人印章封存在一個小袋子裏寄存在選務人員處，換取一個統一印章，入劃票處分別戳蓋選舉“總統”票、選舉“立法院”分區議員票和選舉“立法院”不分區黨團票，在投票後再取回寄存在選務人員處的個人物品離開。整個程序相當複雜，但逾1,600萬人投票井井有條，說明公民素質相當有水準。就選務人員而言，在下午四點選舉結束後，立即依照法定程序開箱驗票，分組逐張唱票計票，到下午五點多開始中央選舉委員會已經開始第一批統計得票，晚上八點即已經大致統計到接近宣佈初步結果，不可謂效率不高。

1月14日晚8時，大選點票進入尾聲，團友們決定去國民黨總部參加當選感恩晚會，我則如約前往新生南路的中國統一聯盟總部。紀欣主席正與三、四十位盟友圍坐電視機前等待最終的結果，他們不僅關注馬英九勝選的最終得票，而且緊盯國民黨在“立法院”過半和親民黨及台聯黨政黨票超過總選票5%的可能結果。王曉波前主席以他特有的風格發表了感染力極強的評述，一句“終於贏了，我真的為此昨晚擔心得夜不成寐”，道出了這場選戰的艱險和曲折；一瓶茅台酒在這群白髮老人的手中傳遞着很快成了空瓶，他們真的非常感覺興奮莫名。幾位老人輪流站起來，充滿激情地分析局勢，美國因素、兩岸關係、經貿安排和政治前景等，儘管觀點有爭論，分析有折衝，但國際政治的視野、民族情懷的湧動，慷慨激昂中顯露出人生閱歷的豐厚和滄桑。筆者不由得注意到在此歷史時刻一個細節，就是老人們從下午4點後陸續前來，連續近5個小時高談闊論，儘管如此興高采烈，並無大吃大喝加以慶祝的打算。統盟紀欣主席安排要外賣送來了若干個便當，不過是烤魷魚絲、炸花生米等小食。由此折射出這個政治傾向鮮明、充滿理想激情的政團，務實風氣可贊可頌。

筆者一行往台觀選，與當局陸委會有背景聯繫的中華港澳之友協會出面接待。但接待內容相對簡單，一是安排了一名主修大陸經濟剛畢業的研究生作為義工隨團聯絡照顧，二是緊鑼密鼓全程組織了各類參訪活動，三是組織了專場選舉結果分析報告會。所有的座談都是開門見山，沒有太多客套話，主講者觀點無論相近還是對立都大膽直言，顯示出公開爭辯、理性闡述的能力。令人驚訝的是，整個行程，接待方沒有組織任何形式的專門宴請活動，也沒有計劃安排任

何觀光遊覽項目，但對於日程以外團友的自由活動，全無任何干涉。

第四，兩岸大量社會現象具有很高的相似度。

國父紀念堂和中正紀念堂是格致完全相同的建築和安排，高大、寬敞、方正、宏偉的建築中，孫中山和蔣中正正襟危坐於高堂之上，守衛的士兵行禮如儀仿如玩偶機械，配之以高台階、大廣場等周邊格局，讓參觀者顯得渺小和自卑，平添所謂敬仰之心，是中國禮儀規制的典型體現。這種相對傳統政治化的標本模式，湮沒在整體市民化的社會氛圍中，卻也在相得益彰中別顯出特別的印記。

筆者還發現，台灣與大陸所實行的一些公共管理制度有很高的相似性。如“總統府”的警衛工作，除了前後左右門崗系軍人站哨外，還安排大批便衣警衛分散在周圍流動，裝束和配置的通訊工具等，都與大陸相像；再如街頭汽車牌照除標誌地域區分之外，還專門標分出軍、警、外(駐台外國使領館)和政府部門等，作為特殊車輛加以區別。公益捐贈事業開展較為普遍，街頭就設立捐贈舊衣服的收集點，垃圾分類收集和定時定點收集的制度已然普及，說明環保概念深入人心，慈善事業的發達程度比內地高。讓筆者最為欽佩的是台灣的商業發票覆蓋普及程度，在台北無論是在甚麼規模的商店，購買怎樣的細微服務，顧客支付報酬後，商家都提供電腦機打的全台灣統一零售發票，不僅列明消費的時間地點，而且列明購買的內容，連購買超市內的小商品、書店的書名等無一不清楚打出。難怪陳水扁“國務機要費”中可以清楚查出報銷內容與實際活動不相符合，這樣全台灣統一聯網的發票系統，令稅收、政府採購、陽光交易等制度建立於公平控制之下，實在值得宣傳推廣。

筆者早就對台灣同行忽而從政、忽而成為名嘴的現象困惑不已，此番上島實地考察，才對原因略知一二。原來島內大學公立、私立體制有別，但普遍面臨着收生不足等財務困難。教授、講師的薪資收入普遍相較於港澳的大學低了許多，試想月薪5-8萬台幣能有多少科研教學的積極性，為了多渠道掙錢養家，因而兼職參與各類社會公務活動較為積極，並願意通過上電視、辦演講會建立公眾形象和知名度。所以政黨很方便地從中選擢人才，而一旦從政生涯觸礁，政治家們也比較容易轉行去教書。

筆者還特別注意到，飯店內電視系統收放的逾120個電視節目中，除了不多的外國電視如HBO轉播外，比較熱鬧的當屬本土新聞節目，各種時政、訪談和辯論節目不僅造就了大量名嘴，而且主導着全城

關注的話題，可看性、知識性相對最高。另外除了專業性的財經節目外，比較多的是相當俗套的娛樂節目，拿人開心的低級噱頭，無聊八卦的藝人花邊，似乎怎麼也和所見所接觸的生活平實的同胞們扯不上關係。但非常突出的是，在如此眾多的電視節目中，除播映個別大陸電視劇外，竟沒有一個頻道轉播完整的大陸節目，新聞報道內所涉的大陸新聞多為負面，這說明某種程度上的文宣控制事實上仍存在。

二、大選過程的記錄與分析

(一) 選舉決戰期內所見所聞

筆者參加過的室外露天公眾集會活動不可謂少，但政治選舉性質的群眾場面卻很有限。此番所見各方造勢活動激情無限，尤其以民進黨板橋體育場臨選召集動員大會為甚。在體育場內，大約 10 萬人參加，前後歷時數小時，接連不斷地由各地趕來打着旗幟的助選者演講、遊行、表態，期間沒有廣告、沒有遊移節目，主題鮮明，政治明星閃耀，最終李登輝、蔡英文、葉菊蘭和民進黨大佬逐個上台拜票，講話非常煽情，與台下互動頻繁，口號聲此起彼伏，群情激昂、一片旗海。國民黨的最終造勢晚會，場地相對逼仄一些，但秩序井然，煽情的口號聲只是在馬英九、吳伯雄的講話中，而貫穿全場的主要是一些文藝節目，因此相對沉悶。但數萬人高呼着“凍蒜”的聚集，本身就是個令人迷失於激情、失去理智的情緒亢奮。一聲聲“請出來投票支持”的拜託，一句句“就靠你手上一票”的動員，情真意切，打動人心，對於固住支持者票、催出中間選民票、爭取“棄保效應”票，都非常有效。這種激情在內地和港澳都非常罕有，從中積累出來的熱情和釋放出的民間各種不滿，對於克服社會消極情緒而激揚新的動力，有莫大好處。

輿論在選舉動員中起最大作用。民主是萬民多數取決的政治遊戲，民眾的大多數對於政治決策的參與，是在信息不對稱的狀態下投票的，因此深受具有各自鮮明立場的輿論引導。無論是平面媒體的評論和選情報道，各類民調對於選情的預測和分析，還是參選人的電視辯論和訪談節目，各派名嘴的激烈辯論和真情作秀，對於選民情緒產生重要的影響。在不同場合都有人提到特定人的特定說法，說明輿論的穿透力之強、影響力之大，非任何其他方式所可及。因此，到了最後關頭，所有支持者最擔心的莫過於候選人說

錯話，任何處理不當、表態失誤都可能被有既定立場的傳媒抓住大做文章，造成可怕甚至翻盤的效果。

政治人物親自向選民拜票，大範圍與選民直接見面甚至握手寒暄，親耳傾聽，說一兩句得體中聽的話，這是台灣選舉拉票中目前非常有效的高招。因此候選人即便再有名望、再口才了得，也不能脫離選區的一般民眾，邱毅、李敖和國民黨若干文宣官員失利的原由恐與此有關。

(二) 全民警惕意外，制度理性使得各方平靜接受選舉結果

以往印象中，台灣政治活動的亂象首先是“三一九”那神秘的“兩個子彈”，其次是立法院乃至早期國民大會場內濫用民意代表的表達權和免責權而大打出手的場面。這次選舉，先前的各種民調都昭示藍綠雙方在對決中勢均力敵，勝負差距在幾十萬張選票之間，因此整個選情更加氣氛緊張，各方都擔心暴力襲擊、鄉間買票等突發事件，以至於雙方造勢晚會的煽情演講中，許多講者都提到對選舉對手出茅招的擔心，號召支持者冷靜應對，警惕意外。

從選舉結果反觀其選舉進程，雖然社會上普遍警惕可能出現的突發事件，但最終沒有任何事情發生，符合各方對台灣已經進入相對成熟的選舉政治心態的預期，理性成為民眾最值得稱道的心理特質。不僅是執政政府竭力營造出行政中立的形象，在野的競爭者也僅僅是利用現成的制度工具在選舉中言辭攻讟；不僅是馬英九、蔡英文兩名候選人都刻意保持清廉正派的文官形象，政策上的對立分歧絲毫不影響為人厚道謙讓的禮數，而且普通民眾在經歷了近 20 年選舉程序的演練熟悉和多次類似心跳之後，特別是兩次政黨輪替的洗禮後，心態上較為坦然地接受這樣的過程。“終於贏了”的勝利者要照顧到落敗者的情緒，而滿含淚水的落敗者又開始了“又要等 4 年”的期待，“願者服輸”的程序正義至上觀念已經比較牢固的紮根，這是建立競爭性民主選舉不可或缺的精神信條。

發掘形成這種精神和秩序的根本原因，或許筆者確實力有不逮。但無論怎樣也該數出一二。一是競爭的雙方儘管巧言力辯，但真正的政策差距並非想像般鴻溝巨大。輩輩大者莫過於對“九二共識”的態度：馬陣營肯定“一中各表”，擺在明處的條件是“不統、不獨、不武”；民進黨否定“九二共識”，堅持台獨黨綱，但也不敢全盤否認 ECFA 帶來的好處與兩岸交流合作的前景。兩者的實質對立在乎爭執政權，

誰掌權也不會謀求改變兩岸和平發展的長遠趨勢。二是在有上述全民共識的基礎上，兩黨制穩定結構通過立法規範導引、政治生態培養和制度體系成熟最終相對固定化，人們可以預期和控制未來演進能力逐漸增強，自信乃至信任制度的情緒強化，也有助於民主精神和秩序的鞏固。三是現行台灣“總統”和立委選舉制度是1990年代以來一系列修憲和修改選舉與罷免法所形成的，“總統”選舉的5%得票才能收取公帑資助，“立委”選舉的5%得票才能取得不分區“立委”席位分配。相關制度有利於確立兩黨制的競爭格局，絞殺小黨的生存空間，同時造成兩黨“分以爭權、合以拒統”的局面，在爭權中，導致族群、統獨對決撕裂，藉以集中民眾對島內問題的注意力，消弭百姓的國家觀和統一思考。同時，一方面是單一選區、贏者通吃，形成絕對的對立局面，台上台下形成穩固的基本盤；另一方面強化獨立國家的意識，強化民眾授權的觀念，形成對大陸統一相對抗的戰時應急機制。四是上述選舉制度和相應罷免制度一同確立，以一部統一的“選罷法”來規範相關制度，從制度設計的邏輯起點上就體現防範壞人上台辦壞事的治“惡”思維，而非中國傳統人治觀念下的以“人性善”為理想假定，自覺不自覺的把充分信任當做經驗理性，加上曾經出現過的罷免陳水扁“紅衫軍”等社會運動，令老百姓對選罷制度有所理解和體任，從而建立起一定的制度依賴情節。

應該承認，在短短20年內如此順利而不走彎路推行一套全新的民主體制，徑直引入立意高遠的典型頂層設計模式，相應的核心目標和根本原則顯然並非於試錯體驗中摸索形成的，而是參考借鑒了許多民主理論和政治模式後、摒棄了制度選擇暈眩而做的高智商選擇。筆者很渴望瞭解這樣制度設計的過程，從中發現本土精英和外來教師爺對中國特色文化和政制轉型機制特點的理解，從而為更大規模的社會轉型積累有益的經驗和思想基礎。

（三）為甚麼馬英九獲勝且國民黨在“立法院”議席過半

國民黨在2008年重獲政權後，儘管有批評指馬英九過於在意“不粘鍋”的形象，施政成效不彰。但仔細觀察，馬英九的政績還是相當突出的，這表現在：一是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李登輝、陳水扁掌權近20年來台灣逐步背離一統思想逐步走向“台獨”或“獨台”的政策傾向，在國共兩黨對談的基礎上，重啓海基會與海協會之間在“九二共識”框架基礎上

的事務性談判，這具有扭轉乾坤的重要意義。二是逐步實現兩岸“三通”，簽訂ECFA經濟合作協議，開放大陸遊客自由行和大陸企業上島開業，推動台灣農產品直銷大陸等，給兩岸經濟發展奠定了新的平台，為兩岸人民交往形成了廣闊的渠道。三是提出兩岸和解，給台灣人民營造一個安定和平生活的口號，取消官方文書中原來“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一邊一國”下種種荒謬的說法，將兩岸關係定位為“獨特的兩岸模式”，進而呼籲“外交休兵”、“不追求雙重承認”等政策，甚至改全民義務兵役制為募兵制，有利於化解台獨意識，善意回應了北京方面“既寄希望於台灣政府，又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和平發展政策，對促進祖國統一大業有歷史性意義。四是在國民黨內部進行了大刀濶斧的改革，中常委選舉開放給中委會全體搞內部競選，地方選舉中清掃派系和各種控制勢力的力量而引入民選，使國民黨百年老店很大程度上出現了與民眾的新的結合，起碼在兩岸政策上得到了企業界的普遍支持。這是勝選的大背景。¹

馬英九在選戰中提出的競選綱領也有其正確之處，他拒絕糾纏於蔡英文等民進黨人反覆挑動的族群、統獨話題，反而一再表示：台灣人民關注的主要議題，一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二是建立和鞏固廉潔有效能的政府，三是處理好兩岸關係和國際關係。²這樣的議題順序是得人心的，是和多數台灣民眾的切身關注相一致的。這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兩岸政策議題，因為這已經與台灣民眾的就業、經濟收入和社會安定等各種日常生活的事項息息相關。儘管台灣泛藍陣營內部有不少人對於馬英九所實行的部分政策有所非議，但都肯於“含淚、含血、含恨”投票支持。企業界力挺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就是擔心和平發展的大趨勢再出現逆轉，因此集體站台為馬英九助選，在台灣社會中形成“倘蔡英文上台則大陸惠台措施將全面停頓”的恐慌，這是選舉結果80萬票差距遠比原來預測拉大的重要原因。所以外界普遍認為，馬英九的勝利，其實是“九二共識”的勝利，是對馬英九兩岸政策的全民投票支持，這個意義是非同尋常的。

此外，馬英九利用執政優勢安排選舉制度對己有利。這次選舉在選務安排上有兩個特點：一是距“總統”就職提前5個月進行選舉，前所未見，顯然是馬利用自己聲望處於優勢時搞選舉，對自己比較有利。同時，選舉在春節前一周舉行，有利於返鄉的台資企業順道過年投票，選舉結束後很快通過過年，消滅了不滿者的憤懣情緒，有利於年後工作的順利開展。二是將“總統”選舉和“立法院”選舉同時進行，最大

限度地抑制了將兩者結果掛鈎配票的可能。倘若分開投票，不僅形成對投票行政安排的浪費，而且可能引發選民制衡心理，在票選馬英九做總統後，反過來不投票給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從而導致後者議席不過半的情況，這都不利於馬英九的未來管治。現在雙勝選的結局對馬未來執政最有好處。

(四) 透過藍綠對決所見紅(北京方面)和黑(美國方面)的決定作用

在台灣選舉現場，看到的往往是國民黨和民進黨藍綠兩個陣營的短兵相接，實際上，決定台灣大局的還有並不在現場的北京和美國的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更是決定台灣選情乃至未來發展的決定因素。

北京方面自胡錦濤 2004 年發表一連串政策性表態，倡導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在大量具體事務性問題解決上不斷釋出善意，採取“向南向下”的群眾工作戰略，具體引導兩岸經濟合作的方向和趨勢，用各種經濟利益拉住了台灣企業界乃至各界群眾。這是此舉馬英九勝選背後的最關鍵因素，難怪有報紙評論說是此番不僅使馬英九得到超過半數民眾的支持，也是大陸對台政策的勝利。

應該看到，美國在伊拉克戰爭、應對金融危機、處理韓朝爭端等一系列國際大格局的變動中，進一步鞏固了和中國的戰略合作關係。相對於美台關係，美中關係的重要性和戰略地位空前提高，因而很大程度上，台灣的原有牽制中國的作用相對弱化，以至於外界看到除了售賣台灣武器的收入外，美國在台利益日蹙減少，甚至導致美國華爾街日報等主流媒體都有人刊登文章，鄭重建議美國以放棄台灣換取中國免除對美債權。³ 在此次選舉中，美國以包道格為代表的一系列人馬親自出面，用各種辦法表達華盛頓的關切，公開支持馬英九繼續與大陸緩和氣氛的政策，某種程度上也拉抬了支持馬英九的選票。

三、台灣大選的深遠影響

2012 年台灣大選，是世界華人地區成功完成的一次具有標誌意義的重要選舉，表明民主制度在台灣不再是夢魘，不再是混亂，而是有生命力的政治現實。因此，這次選舉必將引起巨大的漣漪，對周邊地區政治體制發展乃至中國統一大業進程帶來深刻影響。

(一) 對台灣地區內部的刺激

1. 鞏固了台灣當局維持政策現狀的自信和決心。台灣當局經過近 20 年的經濟下滑和停頓，原有的經濟優勢和社會發展優勢不再明顯，人心相對虛怯。此番民主選舉制度成功落實，又使得當局多了些自信和誇耀的本錢。有關政治人物包括馬英九本人都再三宣稱，這次選舉的順利進行，表明台灣是華人社會乃至東亞民族國家民主化水平最高的地方，其經驗將值得內地和港澳地區借鑒，已引發內地知識階層的關注和嚮往。一些學者還在各種場合，表示專門收集過內地民眾為台灣經驗歡欣鼓舞的信息，顯然是有意將制度民主塑造為台灣新的制度優勢，與中國大陸體制形成對比和拉開距離。

2. 也正是基於這種判斷，馬英九在選後一改在選舉中曾經提出的“兩岸磋商簽訂和平協議”的議題，由陸委會主委賴幸媛率先提出“台灣對政治協商沒有緊迫性”、“兩岸政治談判條件不成熟”，“有責任鞏固制度化協商，把兩岸‘不武’加以制度化，打造不可逆轉的兩岸和平局勢”。⁴ 這種論調是與海峽對岸及島內部分民眾對於馬英九繼續推進兩岸和平發展趨勢的期待有所差距的。本來，馬英九在獲選勝利後表示，他的第二任期雖然沒有爭取連任的壓力，但還面臨着歷史評價的壓力。這句話令人振奮並使統派學者產生強烈期待，他們在票投馬英九的過程中，清楚期許馬要利用好其第二任期，進一步多做些有利於中華民族統一大業的工作，因而樂觀預見馬在第二任期條件成熟時，有可能在國家統一問題上邁出一定步伐。台灣《聯合報》1 月 16 日和美國多維評論不約而同指出，北京在未來 4 年內將希望將“九二共識”強化為正式協議，為此有可能邀請馬英九訪問北京。馬英九連任後，兩岸有可能由淺入深開啓政治協商。但至少在目前，這種樂觀情緒恐怕無助於問題的實質解決。

(二) 對港澳地區民眾情緒的影響

台灣選舉的平和順利完成勢必形成對港澳民眾的思想衝擊。這從港澳報道此番選舉的消息和有關評論中就可清楚觀察出來。

香港十多位立法會議員包括民主黨、公民黨的核心人物，率領大批年輕志工、議員辦事處人員數百人，分幾十個團組蜂擁前往台灣觀選取經。他們不僅關注台灣選舉中參選人的活動組織、議題設置、選戰戰法和致勝經驗，而且從根本上認同肯定台灣的民主制度構建，並與香港的所謂“小圈子選舉”對比討

論，思想衝擊自然相當劇烈。澳門也組成了5-6個觀選團組，包括議員和學者等共約50-60人，態度相對較為平和，但內在深入討論之下也有不少思想波瀾。

部分評論者，不甚理解港澳選舉制度作為中國地方行政區域的選舉制度，在體制安排上和制度設計理念上，與台灣作為自稱的“主權國家”層面政治制度上的根本不同，盲目設問“為甚麼台灣能做到，而香港做不到”，從而產生對現行制度的不滿和對立情緒，這是最需要各方面正視和面對的。台灣部分研究者和香港民主派都有意識地演繹出一些評論，認為港澳實行的中等選區、多議席比例代表制度，有利於弱小黨派的均衡參與，形不成大黨控制性或顛覆性的格局，是中央政府有意識為控制地方政治體制發展而做的佈局，這種探討會否演變為帶有傾向性的制度變革的提議，尚須拭目以待。

(三) 大陸須面對台灣的現實情況

大陸方面必須面對現實，無論怎樣要將台灣民主選舉制度納入“一國兩制”“原有制度保持不變”的涵蓋範疇。台灣選舉的成功舉行，已經使得民主決定政治執政力量的秩序理想變成爲活生生的制度現實，無論背後決定因素有多麼複雜，老百姓已然嘗到了民主體制的甜頭，不可能在任何條件下走回頭路，這是本身缺乏民主經驗的大陸方面必須嚴肅面對、深入研究的嶄新課題。今後設計解決台灣問題的道路，不僅要考慮到台灣民眾在經濟、社會方面的既得權利，保持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和原有法律制度基本不變，而且要考慮到台灣民眾在政治民主方面的既得權利，在多黨制、競爭性選舉的條件下去解決國家統一的制度設計問題，複雜程度和困難程度無疑是大大加大了。

四、當前需要急迫研究的幾個問題

在觀選過程中，筆者赫然發現若干對形成和鞏固兩岸和平發展關係有重要意義的概念，目前兩岸使用同一詞句卻具有不同詮釋問題，值得學界推動加以廓清。

首先是關於“九二共識”，兩岸都同時宣稱其構成目前兩岸關係的基礎。但大陸方面將之詮釋爲“一個中國原則”，至少是不直接肯定“各自表述”；而台灣方面則明確其就是“一中各表”。兩者確有一定程度的交集，但相異之處亦不可視而不見，更重要的

是它僅是兩岸授權談判的公法團體在解決事務性會商之前，相互約定不觸及政治議題的一個談判前提，不是解決兩岸問題的最終定論。

筆者不欲再重新回溯有關形成“九二共識”的雙方談判和換文的歷史、贅述有關肯定和否認“九二共識”的各類表態聲明。但一個事實情況不得不引起注意：北京方面儘管口頭上非常着重原則的堅定性，但實際上對於各方面議論“國名”和國家標誌都可以改變的說法大度容忍，目前絕少在內國法的語境內明確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的法律立場，反而在具體政策上變通較多，頗有“漢軍不打漢旗”的怪現象。而台灣方面，每每在各種正式場合，宣稱中華民國的法統立場，馬英九在選舉中莊嚴宣告“將用生命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以至於香港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在選後總結會上專門就此追問要求就此詮釋馬的國家觀立場。

台灣海峽兩岸骨肉兄弟分離對峙的問題，本質是國共內戰遺留的歷史問題。國共雙方採取“漢賊不兩立”但同屬一個中國的時代，本身並無來往，事實上的“互相否認”尚能行得通，連“金門炮擊”也昭示着內戰延續的特殊意義。一旦以任何方式實現了統一，則同祖同宗、多民族大家庭的內部安排也將創造新的國家結構和秩序。難就難在現階段，處於兩個實體膠着狀態，“互不否認”又不能讓對方否認自己，“互相承認”又勢必在自己宣稱的主權管轄上大打折扣，以至於搞不清是承認政府還是交戰團體。兩岸的許多表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自己所宣稱的憲政規範中求得自圓其說的說辭，在政治上有所矯情，在法律上與通行理解有所偏差。而由是產生的歷史觀、世界觀、價值觀、國家認同觀上的衝突，影響非常深遠，確有其理論解釋上和實際執行上需要非常謹慎研究之處。

“九二共識”作為一個階段性的成果，不能過度拔高其內涵和適用範圍，否則會引起自欺欺人的反效果。尤其是在適時展開政治議題磋商的過程中，大陸方面需要有勇氣超越和深化“九二共識”，在顧及台灣民眾接受情感的前提下，正面闡述作為國家中央政府的地位和立場，以大事小的策略不能以矮化自身爲前提，否則不但不會感化對方，反而在戰略上失卻政治較量中的主動。要以大國風範和大國治理的謀略，敢講“漢話”，高舉“漢旗”，這是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就大陸方面而言，要堅持原則底線，不能急於求成超越時代賦予的條件，要有時間對

大陸有利、確可以時間換取空間的自信，要真正樹立成就大業不必在我任期的豪邁，擺脫部門利益束縛和名利思想羈絆，讓歷史見證一切。

其次是關於和平協議。早在 1980 年代，“葉九條”和“鄧六條”時代，就傳聞有中共號召國共談判簽署和平協議結束內戰一說，胡錦濤 2005 年 4 月 29 日與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在北京共同發佈了 5 條“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時，第二條明確提出“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的目標⁵，成為相關政界、學界和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和議論的話題。據筆者理解，這裏所說的和平協議，在法律上與兩岸現有憲政架構該如何銜接或聯繫，尚待政治上、學術上繼續深入研究，但究其內容，至少應當是結束國共內戰，實現國家統一的整體安排，是統一後的中國實現對包括台灣在內的所有地方實行主權治理的憲政工具。因此，就大陸立場而言，和平協議似應作為一國範圍內實行兩制的法律基礎，它難以代替現行憲法的作用，成為兩岸聯邦體制下“一中大屋頂”；更不可作為階段性協議，肯定“不獨、不統、不武”的兩岸現狀，所以這與在兩岸統一問題最終解決前有可能達致的其他政治安排，應該不能混為一談。

而馬政府在大選中倡議的兩岸和平協議，主要目的是結束軍事對峙，是在目前“和平發展”道路上走一小步；在大選後則進一步拋出“廣義和平協議論”，馬宣稱：現在的 16 個協議⁶，每一個協議都是廣義的和平協議，簽訂這些協議，台灣方面的條件一定是要國家支持、民意支持和國會監督，而民意的支持具體說要透過公投來表達。⁷ 這個趨勢可以充分看出，台灣方面很希望憑藉先手爭奪話語權，造成某種程度的社會壓力，偷換“和平協議”概念去營造“固化現狀”的事實狀態，這也是大陸方面必須盡早接招、嚴肅揭露並加以處置的議題。

第三是拓展國際空間的法律性質問題。大陸方面善意地通過各種渠道和辦法，安排台灣有條件加入 WHO 等國際組織，允許台灣與 130 多個國家建立互

免簽證安排，極大地滿足了台灣老百姓希望拓展國際空間的要求。但必須注意到以下情況：一是台灣國際空間的拓展，客觀上加大了台灣參與國際事務的欲望，這對於最終解決台灣是個雙刃劍，搞不好會傷害到大陸方面的核心利益。二是台灣參與到國際社會中，肯定按照其自己的一套說辭去向國際社會和島內民眾解釋，會形成很難消除的誤解，儘管大力宣傳中央政府的立場也未必能有效抵消。三是中國體制內有“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按照基本法處理相關的對外事務，現在的“Chinese Taiwan”儘管在概念上與其相似，但實質上有很大不同，連自己內部也未必全部明瞭作出解釋，更何況外國人很難理解其中的分野，客觀上加大了台灣當局衝撞北京方面底線的威脅，一旦處理不好，將形成許多難以挽回的影響，有礙於兩岸統一的進程。

筆者認為，既然台灣方面拓展國際空間，本質上取決於作為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所承認的代表中國合法地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義和認可，並局限於經貿、文化和社會的適當領域。因此，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的名稱、法律地位乃至參與方式，都是由主權國與共同接受相關條件的其他主權國家所共同決定和認可的。對此，北京方面必須堅持原則，廣為宣傳，將之納入中央政府對台灣地方行使主權管轄和代表權限的具體事例來加以解釋，務必不能留有允許台灣方面鑽空子說三道四的空間，否則將帶來更多貽害無窮的後果。

馬英九在勝選感言中首次提出，他已然沒有求取連任的壓力，所面對的是歷史評價的壓力，筆者就此頗受觸動。千真萬確，作為一個有承擔的歷史人物，一時一事上的榮辱是非都是浮雲煙雨，惟有國家民族大業的成就才是真正的考驗。應該說，馬英九是此時此刻寄託着海峽兩岸重負期待的人，何去何從，該面對怎樣的歷史評價，確實是值得中國人拋棄意識形態和歷史沉疴去勇敢回答的。

註釋：

¹ 此段主要內容，轉述於王曉波教授在中國統一聯盟 2012 年 1 月 14 日晚座談會發言的內容，特此致謝。

² 上述內容在 2012 年 1 月 13 日馬英九在台北市和台中市國民黨選舉造勢大會上多次重申。

³ Parul V. Kane：《讓我們把台灣扔進溝裏吧！》，載於多維新聞網站：<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2-01-15/58517402.html>，2012 年 1 月 20 日。文章建議奧巴馬與中國領導人進行閉門磋商，以勾銷中國現在持有的 1.14 萬億美元

的美國債務，交易條件是結束美國對台灣的軍援和軍售，並在 2015 年之前終止現行的美台防務協議。

⁴ 《馬英九拋廣義和平協議論避政治談判》，載於多維新聞網站：<http://taiwan.dwnews.com/news/2012-02-09/58584241.html>，2012 年 2 月 9 日。

⁵ 《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與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會談新聞公報》，載於《人民日報》，2005 年 4 月 30 日，第 01 版。後調整為“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的表述。

⁶ 指兩岸自 2005 年以來以海協會和海基會名義簽署的有關人員往來、經貿關係、交流合作的 16 項事務性雙邊協議。

⁷ 《馬英九：兩岸每個協議 都是廣義的和平協議》，載於多維新聞網站：<http://taiwan.dwnews.com/news/2012-02-08/58581712.html>，2012 年 2 月 10 日。